

济公全传

(清) 郭小亭◎著



JIGONG
QUANZHUAN
【中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济公全传

〔清〕郭小亭◎著



JIGONG
QUANZHUAN
【中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济公全传/ (清) 郭小亭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2 (2009. 10 重印)

ISBN 978-7-80626-251-1

I. 济… II. 郭…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00 号

Ji Gong Quan Zhuan

济 公 全 传 · 中 卷

原 著: (清) 郭小亭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mm 16 开本

字 数: 948 千字

印 张: 15.7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1-1

定 价: 90.00 元 (全三册)

目录

第七十九回

龙游县日办三案
二龙居耍笑凶徒

231

第八十回

听闲言一怒打和尚
验尸厂凶犯吐实情

234

第八十一回

看字柬心服圣僧
追尸身路遇班头

237

第八十二回

济公饭馆打贼人
徐沛旅店遇故友

240

第八十三回

小神飞夜刺开风鬼
济禅师耍笑捉飞贼

243

第八十四回

陈玄亮捉妖铁佛寺
马玄通路遇济禅师

245

第八十五回

显神通捉拿盗贼
施妙术法斗铁佛

247

第八十六回

华清风古天山见妖
金眼佛一怒杀和尚

249

第八十七回

济公斗法金眼佛
云龙二次伤三友

251

第八十八回

施佛法暗渡华云龙
见美色淫贼生邪念

254

第八十九回

遇张荣二人谈心事
买铁镖淫贼见公差

257

第九十回

蓬头鬼劫径遇英雄
华云龙逃走逢故旧

260

第九十一回	五英雄送友古天山 恶妖道自炼阴风剑	263
第九十二回	黑风鬼害人终害己 金眼佛杀人被人杀	266
第九十三回	古天山华清风炼剑 铁佛寺济禅师救人	269
第九十四回	僧道斗法凌霄观 弟兄送信马家湖	272
第九十五回	三英雄避雨金家庄 猛豪杰正气惊妖女	274
第九十六回	奉师命投书马家湖 赛专诸见字防贼盗	277
第九十七回	杨明助友战群贼 恇飞智捉镇八方	280
第九十八回	常山县柴杜拿贼犯 马家湖济公救杨明	283
第九十九回	董士元欺心求圣僧 孔烈女被逼投古井	286
第一百回	济公火烧孟清元 贼道智激灵猿化	289
第一百一回	施佛法智捉蓬头鬼 仗妖术炼剑害妇人	292
第一百二回	杨雷陈仗义杀妖道 十里庄雷击华清风	295
第一百三回	雷鸣夜探孙家堡 陈亮细问妇人供	298
第一百四回	孙二虎喊冤告雷陈 常山县义士闹公堂	301
第一百五回	论是非砸毁空心秤 讲因果善度赵德芳	304

第一百六回	找医生鸣冤常山县 断奇案烈妇遇救星	307
第一百七回	雷鸣陈亮双失盗 踏雪无痕访贼人	309
第一百八回	三豪杰偷探吴家堡 恶太岁贪色设奸谋	312
第一百九回	五里碑医治小昆仑 曲州府巧遇金翅雕	315
第一百十回	鹞子眼杀人头送礼 张太守派班头拿人	317
第一百十一回	知府定计拜贼人 济公巧捉华云龙	320
第一百十二回	众百姓公告田国本 二绿林行刺济禅师	322
第一百十三回	济公法斗神童子 罗汉制服沈妙亮	325
第一百十四回	郑玄修酒馆逢和尚 沈妙亮听歌识圣僧	328
第一百十五回	金毛海马闹差船 济公善救冯元庆	330
第一百十六回	赵太守明断奇巧案 济禅师开棺验双尸	333
第一百十七回	奉堂谕监斩华云龙 听凶信二鬼闹法场	336
第一百十八回	提首级寻找杨明 见魔怪二人遇害	338
第一百十九回	报弟仇灵隐访济公 搬运法移钱济孝妇	341
第一百二十回	双义楼匪棍讹人 借还魂戏耍老道	344

第一百二十一回	善心人终得善报 奸险辈欺人被欺	348
第一百二十二回	周员外派人请圣僧 胡秀章诉说家乡事	351
第一百二十三回	请济公捉妖白水湖 小月屯罗汉施妙法	353
第一百二十四回	奉父谕主仆离故土 表兄弟对面不相识	356
第一百二十五回	捡人头主仆遭官司 救表兄梦中见县主	358
第一百二十六回	奉堂谕捉拿段山峰 邀朋友定计庆丰楼	361
第一百二十七回	施妙法游戏助义士 谈心事冷语惊贼人	363
第一百二十八回	众官人奋勇捉贼 李文龙无故受计	366
第一百二十九回	见字柬立志休妻 济禅师善救烈妇	369
第一百三十回	知县公堂问口供 济公巧断垂金扇	371
第一百三十一回	吐实情马氏拉卞虎 定妙计佛法捉贼人	374
第一百三十二回	送圣僧捉妖白水湖 假济公投刺绍兴府	377
第一百三十三回	真假僧会面马神庙 邀道友携宝报前仇	380
第一百三十四回	白水湖丢去烈火剑 密松林初试迷路旗	383
第一百三十五回	济公请雷诛妖怪 飞龙诚心拜圣僧	386

第一百三十六回	知府衙悟禅施妙法 曹娥江雷陈赶贼船	389
第一百三十七回	小江口主仆逢故旧 恶奴才勾贼害主人	392
第一百三十八回	救众人悟禅烧贼寇 二义士误入八卦山	395
第一百三十九回	八卦山雷陈逢妖道 三清观张董设奸谋	398
第一百四十回	张士芳奸心诓八字 董太清妖术设魂瓶	401
第一百四十一回	众家人忠心护主 孙道全奉命救人	404
第一百四十二回	二妖道贪财施邪术 两豪杰设计盗魂瓶	406
第一百四十三回	雷鸣智杀张太素 悟禅气吹董太清	409
第一百四十四回	老仙翁一怒捉悟禅 二义士夜探天台山	412
第一百四十五回	永宁村法救王安士 韩家院捉拿章香娘	415
第一百四十六回	孙道全捉妖遇害 济禅师拉船报恩	418
第一百四十七回	济公施法治妖妇 罗汉回家探姻亲	421
第一百四十八回	探娘舅济公归故里 点奇梦圣僧度善人	424
第一百四十九回	妖妇现形唤醒文美 真人赠药救好修缘	427
第一百五十回	买毒药暗害表弟 点恶梦难度迷人	430

- | | | |
|---------|--------------------------|-----|
| 第一百五十一回 | 到地府见罪人恶心不改
遇妖怪起淫心丧命倾生 | 433 |
| 第一百五十二回 | 修缘公子朝宝悦
知觉罗汉会昆仑 | 436 |
| 第一百五十三回 | 玉面狐上清宫访道
济禅师天台山会仙 | 439 |
| 第一百五十四回 | 老仙翁斗法济公
请葫芦惊走妖狐 | 442 |
| 第一百五十五回 | 送书信良言劝娘舅
回灵隐广亮请圣僧 | 445 |
| 第一百五十六回 | 验桥口拿捉贼和尚
见县主重修万缘桥 | 448 |
| 第一百五十七回 | 施佛法善度王太和
因家贫经营离故土 | 451 |
| 第一百五十八回 | 李涵龄神相度群迷
王太和财色不迷性 | 454 |
| 第一百五十九回 | 得金宝福随相转
访娘亲跋涉天涯 | 457 |
| 第一百六十回 | 梁兴郎千金看隐诗
济禅师佛法指孝子 | 460 |

有东西跨院，甚为宽敞，游来游去，来到一个东跨院，这院中是北房三间，东西配房，北房门外挂着一块匾，上写“冰心堂”三字。梁兴郎一看，就知道这院中有孀妇守节，正在一愣，只见由北上房出来一位老婆婆，有六十多岁。鬓白成霜，穿的衣服平常。梁兴郎一看这位老太太的模样，不由自己心中一惨，二目落泪。这位老太太一看，他也觉得眼圈一酸，眼泪落下来了。母子天性所感，老太太并不敢认，说：“这位先生尊姓？”梁兴郎说：“我姓梁，乳名叫兴郎。”老太太一听，心如刀割，说：“儿呀！我只打算今生今世，你我母子不能相见，没想到为娘还见着你了。”梁兴郎叫了一声：“亲娘呀！”也哭起来了。

书中交代，他母亲怎么会落到这庙里呢？凡事自有个定数，自从母子一失散，老太太找不着孩儿，自己一想：“我还活什么？”想欲自尽。幸遇见一位好人劝解老太太，说：“你别死，倘若你儿在着，将来也可以母子见面。你暂为找个尼庙一住，慢慢在寻访你的孩儿。”老太太一想也是，就投奔这法王庵来了。这个庙离梁王庄三里地，这庙里老尼也是忠厚人，见梁老太太这分光景，老尼僧说：“你就在我这住着吧，何时你儿有了下落，你再走。没有音，你就跟我在庙里修行吧。”梁老太太就在这庙中苦守，早晚侍奉佛祖。后来附近村庄都知道庙里有个梁李氏守节，大众送了一块匾，写了“冰心堂”三字。梁老太太终日吃斋念佛，祷告神灵显应，叫母子可以见面。今天果然梁兴郎来了，母子见面，抱头痛哭。兴郎说：“娘亲，你老人家不必哭了，孩儿现在甘泉县娶了亲了。我养身父母把我抚养大了，现在二老已经故世，孩儿才得出来寻找我娘亲。多蒙神人指示，得见你老人家。娘亲生养孩儿一场，未能在你老人家前晨昏定省，叫你老人家受这样清苦。孩儿今天接娘亲家去，还可以享两天安闲自在之福。”老太太一听，说：“儿呀，今天我母子见面，也算是神灵默佑。为娘终日烧香祷告，但愿你我母子见一面，现在我瞧见你，就得了，你也不必接我回去，我已然是出了家，侍奉佛祖，我也就不想再还俗了。”梁兴郎一听，苦苦哀哀，总要请老娘回去。老太太执意不肯，梁兴郎无法，就把家眷接到兴隆镇来，给老太太单买一座庙，叫老太太在庙里修行静养，梁兴郎不时到庙里去问候。这天梁兴郎回想万缘桥，瞧瞧这几块石头，是什么人写的呢？我倒要访问访问。自己带着两个书童，来到万缘桥一看，万缘桥已快告竣，梁兴郎一打听，方知是济公禅师写的。梁兴郎要见这活佛济颠，正赶上王太和同济公来到万缘桥监工。有人指引告诉他：“这位穷和尚就是灵隐寺济公长老。”梁兴郎赶紧上前，说：“圣僧在上，弟子有礼，前者多蒙圣僧指示，我找着我娘亲，弟子实在感恩不尽。”和尚说：“你起来，不必行礼。你母子既见了面，你要好好的尽孝，你回去吧。”梁兴郎还要承谢礼物给圣僧长老，和尚说：“不必，我和尚常说，一不积财，二不积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梁兴郎无法，竟自告辞去了。王太和正同和尚在这里监工，偶然忽觉得对面来了一阵旋风，和尚说：“来了，来了，”王太和一看，随着这阵风，来了一个老道，披发仗剑，身高八尺，黄脸膛，三绺黑胡须，穿着蓝缎色道袍。王太和一看一愣，见老道赶紧上前，给济公行礼。来者老道非是别人，正是黄脸真人孙道全。和尚说：“悟真你干什么来？”孙道全说：“弟子自天台山分手，回到自己庙中，把庙中安置好了。到灵隐寺找你老人家，听说你老人家来修万缘桥，我就在庙里住着。焉想到临安城出了塌天大祸，钱塘知县派我来请你老



人家。”和尚一按灵光，早已察觉明白。书中交代，怎么一段事呢？只因钱塘县新任赵文辉，他本是两榜出身，自到任以来，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焉想到地面上出了一件逆案。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岁王胜仙，他本是个恶霸，在本地无所不为，依仗着他哥哥是当朝宰相，无人敢惹他。王胜仙家中有二三十个如夫人侍妾，就有一个得宠的爱妾，就是田国本那个妹子。本来她是歌妓出身，琵琶丝弦，自己能歌能唱。这天王胜仙要到西湖湖心亭去取乐吃酒，先叫田氏坐着轿，带着婆子、丫鬟先去。三乘轿正走在西湖苏堤，忽然来了一阵旋风，围着轿子，绕了几个弯，抬轿的人都睁不开眼，急至旋风过去，再一看田氏踪迹不见，小轿内婆子、丫鬟，一刀之伤殒命，大众吓的目瞪口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差的多。真是买卖在人做。他一接手，买卖就不好。又偏巧我们这屋里的伙计出去，在对过开了一座德隆居。虽然说船多不碍江，可是人家那屋里一天比一天好，我们一天不如一天。昨天卖了八百多钱。大家吃了，今天还没开张。我是这屋里的徒弟。我打算赌口气，多买点货，跟对过比着卖。他卖一百二的菜，我卖一百。无奈我有心没力。”和尚哈哈一笑，说：“你愿意多卖钱不愿意？”伙计说：“怎么不愿意？”和尚说：“你既愿意，我有主意。”罗汉这才施佛法，大展神通，要在二龙居招酒座，捉拿凶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听闲言一怒打和尚
验尸厂凶犯吐实情

话说济公来到二龙居，听伙计一说，和尚说：“你愿意多卖钱不愿意？”伙计说：“我愿意多卖钱。可是你瞧，没有多少货。就是几斤肉，还有十几斤面，有一只小鸡子，酒也不多。就是有座没东西，怎么多卖钱？”和尚说：“不要紧。有水没有？”伙计说：“后有井。”和尚说：“有水就得有酒。你就打水当酒卖，我准保没人挑眼。我能叫你当时卖一百吊钱。你叫掌柜的摇摇算盘。叫灶上小勺敲大勺。我要两壶酒，你就唱白干两壶。叫他们嚷卖。回头就有座。做饭馆子的买卖，是要热闹才好。”伙计也是穷急了，就依着和尚主意，告诉掌柜的摇算盘，灶上就敲勺，摔擀面杖。和尚说：“来两壶酒。”伙计喊道：“白干两壶。”掌柜的、众人全都答应，喊嚷卖呀。

伙计刚把酒给和尚拿了来，外面进来了酒客。伙计一瞧，认得是对过杂粮店的陈掌柜。素常这位陈掌柜最恼喝酒的人。他屋里的伙计，要一喝酒，被他知道就不要了。今天他自己刚吃完饭，在门口漱口，心里一迷，进了二龙居说：“来两壶酒。”伙计知道陈掌柜素不吃酒，就问道：“陈掌柜，今天怎么也要喝酒？”陈掌柜把眼一睜，说：“我要喝。你管我么！”伙计碰了个钉子，给他拿了两壶酒过来。陈掌柜心里一明白，自己一想：“我刚吃完饭，我又不喝酒，怎么心里一糊涂就要喝酒呢？”自己再一想：“既然要了，我倒尝尝酒是什么味。”他不喝酒的人，今天也喝上了。这个时节，又进来一个酒客。两眼发直，手里端着一个碗，买了三个钱的韭菜花，一个钱香油。他出来买东西，走到二龙居门口，心里一迷，进来坐下说：“来两壶酒。”伙计答应，把酒拿过来。这个人忽然明白了，自己一想：“我家的饭没吃完，怎么我进来要酒呢？”自己正发愣，外面又是进来一个人。也端着一个碗，里面有两块豆腐。原本家里等着做菜。走在酒店门口，自己不由的进来了，坐下就要酒。伙计把酒拿过来。这才明白了，回思家里等着做菜，叫我买豆腐。自己说：“干什么进来要两壶酒吃呢？”这个说：“我有韭菜花，你把豆腐搁在内拌着，咱们两个喝吧。我也没打算成心来喝酒。”这两人也喝上了。三五成群，直往里走。忽见外面进来一人，手里拿着五包菜，进来坐下，自言自语说：“老二，给你一包。老三，给你一包。老四，给你一包。老五，给你一包。伙计，来十壶酒，先来六个菜。你们哥四个，想什么要什么。”伙计一瞧，见他一人好像跟几个人说话。也不知怎么回事。书中交代，这个人原本是拜兄弟五个，他行大。请四位兄弟吃饭，他定的是德隆居。那四个人进了德隆居。他一迷糊，仿佛瞧见那四个人都在这里坐着，因此把酒菜要了。伙计给端了来。他这明白了。自己一想：“这是二龙居。”已然把菜要了，也无法了。即到德隆居一瞧，那四个人等着他，还没要菜。他把四个人叫过来。少时，酒座就满了。伙计也忙不过来了。人又多，酒都打完了。伙计一想，没酒打凉水。当时到后面打了一



桶凉水，倒在酒坛子里。拿酒壶灌了，就给酒座拿过两壶去。刚给拿过去，那位酒座就叫：“伙计过来。”伙计一想：“了不得了，必是给凉水。不答应了。”伙计赶紧过来说：“大爷什么事。”这位酒客说：“你们这酒怎么改了？”伙计说：“许是打错了。”这位酒客说：“这个酒比先前的好得多。要是老卖这个酒，我就每天来吃。”伙计一想：“真怪！怎么给他凉水，他反说好呢？”屋中酒客，随来随往，拥挤不堪。

只见由外面又进来两个人。头里这人是青白脸膛，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鹰鼻子，俏下颏，两腮无肉，穿着一身青，歪戴着帽子，肩披着大氅。后面跟定一人，也是兔头蛇眼，龟背蛇腰。

这两个人一进来，众酒客全嚷：“三爷四爷，这边喝吧。”这两个人说：“众位别嚷。”走进来就在和尚后面一张桌子坐下。伙计一瞧，是这两个人，就一皱眉，知道这两个人素常净讲究嘴上抹石灰白吃。伙计无奈，过来擦抹桌案说：“二位要什么酒菜？”这两个人要了两壶酒，两个菜，喝上了。和尚一回头说：“二位才来呀。”这二人没听见，也没答话。和尚把桌子一拍说：“我和尚让好朋友，不理我还罢了。就凭你们两个忘八，也在这里充好朋友不理我。我和尚二十顷稻田地、两座庙，都花在你们媳妇身上，把你们养活了。这回不理我，充好朋友。”这两个人也不知道和尚是骂谁，也不能答话。众酒饭客可都知道和尚是骂这两个人。众人心说：“敢情这两个人是忘八，不是好朋友。”都拿眼瞧着这两个人。和尚直骂，这两个人有一个说：“我问问他骂谁呢。”说着话，就站起来。那个说：“老四，你坐下。和尚说二十顷稻田地、两座庙都花了，花在你家里。你去问他是吗？”这个说：“别胡说，那是花在你家里！”这个说：“你既不认得，你何必去问他？”说着话这个又坐下了。和尚说：“我骂的是你！”两人一听这话，真急了，站起来说：“和尚你骂谁呢？”和尚说：“我二十顷稻田地、两座庙都花在你们家里，你二人媳妇身上。今天叫我做衣裳，明天叫我打锡子。你们两人见我穷了，不理我了。”这两个人一听这话，气得颜色更改，说：“好和尚，你认得我们两个人是谁？只要你说出我二人的名姓来，就算你把二十顷稻田地花在我们女人身上了。”和尚一听，说：“你叫抓天鹄鹰张福，行三。你家里就是两口子，你媳妇是白脸膛，今年二十五岁。你叫过街老鼠李禄，行四。你家里也是小两口。你媳妇是黑黄脸膛。我花了许多钱，你还不知道？连你们家里有几床被，我都知道。”

这两个人一听，真急了，就要跟和尚动手。和尚说：“要打，咱们外头街上打去，别连累人家的买卖。”说着话，张福、李禄同和尚三人出了酒店。张福、李禄就要揪和尚。和尚围着这两个人绕弯。拧一把，掐一把，这两个人老揪不住和尚。张福急了，抡拳照着和尚脑袋就是一拳，正打在后脑袋上。直仿佛打在豆腐上，扑的一下，拳头打在脑袋里去，立刻花红脑浆进流。和尚说：“你可打了我了。”翻身栽倒。蹬蹬腿、咧咧嘴，和尚气绝身亡。张福大吃一惊，心想：“好糟脑袋！我一拳就会打碎了。”本地面官人过来说：“好，你们打死人了。”张福说：“是李禄打死的。”李禄说：“是张福打死的。”官人说：“你们二人不用争论，到衙门再说去吧。”哗啦一抖铁链，把两个人锁上。刚要带着走，就见由正东上鸣锣开道。说：“闲人躲开，县太爷轿子来了。”书中交代，知县是坐着轿子，到东门外杨家店去验尸。带着刑房仵作，来到杨家店。仵作找本地面官人，



给预备五十斤酒，洗洗手。要一领新席，一个新锅。地方姓干，叫干出身。赶紧跑来说：“众位头儿闭闭眼吧。验完了，我必有个面子。”仵作说：“就是。你给预备半斤酒洗洗手。”当时一验，仵作一报说：“皮吞肉卷，生前致命。一刀之伤，并无二处。”先生写了尸格。老爷把店里掌柜的叫过来一问：“这个和尚被谁杀死，你可知道？”掌柜的回老爷：“昨日三更，不知被谁杀死？”老爷问：“他在这里住了多少日子？几个人住店？”掌柜的说：“就是他一个人，住了二十三天。”老爷说：“你店里几个伙计？谁跟和尚不对？”掌柜的说：“八个伙计，都在这里。没有跟和尚不对。”老爷吩咐：“你且把死尸成殓起来。”掌柜的答应。老爷吩咐打轿回衙。仵作找地方问：“怎么样？”地方说：“你们几位要面，到对过每位吃两碗，我来算。”仵作说：“我只当是验完给我们几吊钱哪。哪知叫我们吃面。我们也不吃，底下有事，咱们再说。”赌气跟着老爷的轿子，一同回衙。刚走到十字街，官人过来说：“回禀老爷，打死和尚了！”老爷说：“哪里的和尚？”官人说：“一个穷和尚。已然拿住两个凶手。”老爷吩咐轿子落平，带凶手。当时把张福、李禄往轿前一带。老爷一审问口供，焉想到又招出一条人命案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看字東心服聖僧 追尸身路遇班頭

话说知县吩咐把凶手带过来。官人把张福、李禄带过来。知县一看说：“你们两个人姓什么？”这个说：“小人叫抓天鹞鹰张福。”那个说：“小人叫过街老鼠李禄。”老爷说：“你两个人谁把和尚打死的？”李禄说：“是张福把那和尚打死的，我是劝架来着。”张福说：“李禄打死的。”老爷说：“你这两个东西浑帐。倒是谁打死的？”李禄说：“老爷不信，瞧张福手上有血。他说我打死的，我手上没血。”老爷立刻派官人一验，果然张福手上有血。知县说：“张福，明明是你打死的。你还狡赖。”张福说：“回老爷，和尚是我打死的。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一刀砍死刘二混，可是李禄杀的。”老爷一听一愣。书中交代，怪不得和尚说他两个人是忘八，原本张福、李禄这两个人是破落户的出身。在外面做光棍，欺财主，无所不为。家里每人娶了个好媳妇。这两个人在外面尽交的有钱的浮荡子弟。瞧见人家一有钱，这两个人就套着跟人家交朋友。没有交不上的。爱吃的人，他就先请他吃。爱嫖的人，他也陪着他嫖。日子长了，他就带往自己家里，叫他女人勾引人家。他作为不知道，充好朋友。不是向人家借钱，就是向人家借当。他女人叫他今天打锄子，明天又叫置衣裳，两口子吃人家。怎么刘二混会被李禄杀了呢？皆因刘二混有个本家，给了他几百两银子。李禄见刘二混有了钱，他就把刘二混招到家去住着，吃喝不分。李禄的妻子一勾引刘二混，刘二混也是年轻的人，焉有不贪色的？把自己银子拿出来。吃喝穿戴，全是他的。后来刘二混把银子都花完了，还在李禄家吃喝。李禄就往外撵。刘二混说：“我把钱都花在你们家里，我也没处去，你叫走不行。你们吃我就吃，你们喝我就喝。”李禄实没有法子，也撵不出去，心中暗恨刘二混。这天张福跟李禄两个人在酒馆内喝酒谈心。这两个是拜兄弟。彼此一类，谁也不瞒谁。李禄说：“张三哥你瞧，现在我家里这个刘二混，他吃我喝我，讹住我了。我也撵不出去，实在可恨。我打算把他约出来，请他喝酒。拿酒把他灌醉了，我把他杀了。三哥，你给帮个忙儿行不行？以后你也有用我的地方，我也不能含糊。”张福说：“就是吧。”两个人商量好了。次日把刘二混约出来喝酒。李禄暗带钢刀一把。两个人拿酒一灌刘二混，刘二混本来心里又烦，酒吃多了。吃的酩酊大醉，不能转动，人事不知，李禄由酒店把他背出来。天有二更以后，张福跟着，走到高家钱铺门口。见众铺户都关去，四外无人。李禄素常跟高家钱铺有仇。皆因换银子，钱铺给他要钱，他老说合的少，常常口角相争。李禄一想：“就把刘二混杀在他铺子门口，叫他打一场无头案的官司。”想罢，立刻将刘二混放在地下。刘二混醉的人事不知。李禄拿出刀来，一刀竟将刘二混结果了性命。杀完了，同张福各自回家。两个人从此更亲近了。自打算这件事人不知，鬼不觉，就算完了。焉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张福一想：“打死和尚，李禄往我身上推干净。”心中一恨，

这才回禀老爷：“和尚是我打死的。高家钱铺门口，一刀杀死刘二混，那可是李禄杀的。”张福就把从前已往之事，如此这般一回禀。老爷听明白了，这才问李禄怎么杀的。李禄张口结舌说：“是张福的主意。他帮我杀的。”老爷说：“你这两个东西浑帐之极。来人先把他两个人押起来，本县先验尸。”刚要吩咐仵作验尸，忽然想起济公那件字柬：“和尚就叫我由东门外回头，轿子一落平，就看字柬。我倒看看和尚的字柬写的是什么东西？”想罢掏出来字柬。拆开一看，上写是：“贫僧今日必死，老爷前来验尸。吩咐仵作莫相移，休叫贫僧露体。”知县一看，暗为点头。果然济公有先见之明。立刻吩咐仵作：“不准脱和尚的衣裳移动死尸。就验脑袋上的伤就是了。”仵作答应，过来看明白说：“回禀老爷，和尚后脑海有二寸多长、三寸多宽的伤。伤了致命处，花红脑浆迸流。”老爷点了点头。叫招房先生把尸格写了。吩咐先用席将和尚盖上，派地方官人看着，老爷这才叫官人押张福、李禄回龙游县衙门。老爷走后，地方本面的官人，拿席把和尚的死尸盖上。

众官人来到二龙居说：“掌柜的，这件事吏不举、官不究。我们要一回老爷，由你这铺子里打的架，你就得跟着打官司。”掌柜的说：“众位，没这个事，来到我这里喝酒，我也没含糊，何况乎有事？将来这件事完了，我必有一分人心。”叫伙计来给众位打酒，炒几样菜。众人坐下，地方说：“刘头你瞧和尚脑袋，怎么只一拳就会打碎了？”刘头说：“我想着也怪。”掌柜的说：“可惜这位和尚死了，是我们的财神爷。平常我这屋里没上过座，今天都是他招接来的座。和尚要不死，我每天管他两顿饭吃。”地方说：“你别胡闹了。我瞧和尚伤是怎么样的？”说着话，就跑出来一掀席，只见和尚朝他龇牙一动，吓得往里就跑。官人忙问：“怎么了？”地方说：“死尸朝我一笑！”官人说：“你别胡说了。已然死了，还能朝你笑？必是你眼迷离了。我瞧去。”这个官人过来。刚一掀席，和尚一翻身坐起来了，拿手一摸脑袋说“哎哟”，站起来往南就跑。地方官人就追。叫喊：“截住走尸呀！”众人一听，走了尸，谁不躲远远的。都怕死尸碰着就要死。和尚一直出了南门，往东。刚到东南城门边，往北一拐，见眼前一个人，身高不满五尺，五短的身材。头戴紫金帽，身穿紫箭袖袍，腰系丝绦，薄底靴子。面皮微紫，凶眉恶目，压耳两络黑毫。手中拿着包袱。和尚一看，心里说：“要办龙游县这两条命案，就在此人身上。”和尚自言自语说：“这个龙游县的地方，可不比外乡村镇。要是外乡人来到这儿吃东西，恐怕都不懂的。准叫人家耻笑。”和尚说着话，赶在这个人头里走。这个矮子一听和尚的话，心中一想：“这龙游县的地方，与别处不同。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是处不到永不知。我何不跟着和尚？他要进酒馆要什么，我也要什么。准不露怯了。”想罢，跟着和尚走。来到东门关乡，见和尚进了路北一座酒馆。这矮子也进了酒馆。见和尚脚一蹬板凳说：“来呀，小子拿壶酒来！”这个矮子一想：“这地方许是这个规矩。”他也脚一蹬板凳说：“来呀，小子拿壶酒来。”跑堂的一瞧：“这倒不错。”他不敢说这个矮子，跑堂的说：“大师傅，别这么叫小子。”和尚说：“算我错了。你给我来一壶酒，要有两层皮有馅的来一个。”伙计心说：“和尚连馅饼都不懂。”伙计刚要走，这个矮子也说：“小子，给我来一壶好酒，要两层皮有馅的来一个。”伙计一想：“这两个人倒是一样排场来的。”赶紧给和尚拿了一壶酒、一碟一个馅饼。也给矮子一壶酒、一个馅饼。和尚拿一根筷子当中一扎说：“吃这个东西，不会吃，叫人家笑话。”和尚拿筷子一批，一口就咬了半个。这个